

懷其致一也清之慨

ANIGUAI SHUITAN PIPAN

当代书坛批判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著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寶手遠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
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
鮮毛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当代书坛批判

毛万宝·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书坛批判 / 毛万宝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12

(毛万宝书学论集)

ISBN 978 - 7 - 5336 - 6415 - 2

I. ①当… II. ①毛… III. ①汉字—书法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9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8946 号

书名: 当代书坛批判

作者: 毛万宝

出 版 人: 朱智润

责任编辑: 黄书权

责任印制: 王 琳

装帧设计: 何宇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 ahep. com. 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51) 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20×960 1/16

印张: 21. 5

字数: 29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6 - 6415 - 2

定价: 43.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导 章祖安

毛万宝君书学论集编成,嘱我为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为什么高兴?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诚实人,集中所写都是他所持真实观点的反映;二是他嘱我为序,并非看重我的名气(名气比我大的人多得很),而是长期以来私淑于我,同我在心灵上颇多相通之处;其三,我同意作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万宝君寻探书法精微的学术水平够格。

万宝君的书学论集拟出五卷,即《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和《兰亭学探要》,每卷25万言上下。如此规模,虽说不上巨著,亦可谓小有所成,毕竟,这些文字绝大部分都是作者利用业余时间在非学术环境下写出来的啊!

万宝君告诉我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正赶上学术界的美学热与书学界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他正是受此鼓舞,一步一步走向书法美学探索之路的。他的第一篇书法论文(即本科四年毕业论文)便是《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平常,然在当时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从“阶级性”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论书法也不忘强调所谓“阶级性”问题。对此,书学界已有一些论者表示质疑,遗憾的是他们仅通过“对话体”托出观点而已,缺乏应有的学术力度,从而也就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万宝君看到这些,便从“书法艺术的反映对

象”、“书法艺术的二重性”和“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三个方面去进行论证,在学术层面上最终确立了书法艺术“只反映共同美,而不反映阶级美”的符合史实之见解。

从美学角度研究书法,使万宝君很自然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搞书法研究,可以就书法谈书法,这是那些创作高手们的擅长,他们有实践经验,一谈就能谈到“点”子上去,给后学者以有益之启迪。但从人文学科高度来看这类研究,由于一味斤斤于“技”(形而下)而缺乏“道”(形而上)的关注,学术价值显得较为有限。因此,学科意义上的书法研究,更有赖美学(以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介入。一旦有了美学等学科的介入,关于书法的本质构成、创作规律、形式要素、美感类型、审美范畴、接受原理、流派特征、风格样式、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艺术间的复杂关系等,就可获取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在宏观上有力引导当代书法创作健康发展。万宝君自知只是个书法爱好者,不敢“就书法谈书法”,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书法美学的探讨上来了。从涉足书法研究的1984年开始到新世纪的今天,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不仅写出了数十篇书法美学论文,而且还写出了一部近20万言的专著《书法美学概论》。其中,部分论文发表后,还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造型艺术研究》全文转载。他的高起点,无疑为他日后赢得书法美学家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万宝君书法美学方面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对书法本质有自己的独特认识,没有人云亦云,没有像当今书坛某些理论家,美学文章写了一大堆,但都在致力解说、证明他人的基本观点。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得挺热闹,大家提出了“形象”说、“抽象”说、“写意”说、“造型”说、“抒情”说、“意象”说等不同看法。万宝君没赶上大讨论的热闹,他介入书法美学研究时,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已转入“沉潜期”。然而,在“沉潜期”内,他的第一篇书法美学论文(即前述《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便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和展现书家审

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后,他又写出《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一文给予详论。万宝君的书法性质观通过他自己的论证,已经得以初步确定,至于有多少读者予以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点,比较顺畅地展开了一系列书法美学问题的解说与探析,既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保持了一贯性(不像有的理论家后期观点同早期观点打架),也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凸现了体系性(涉及书法美学方方面面的文章互为依存,系统而有序)。从方法论来看,万宝君最初的书法美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思想、以反映论原理为理论依托的,尤其在探讨书法本质问题时如此。这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结论固然难下,但时代局限性却历历在目。好在万宝君很快自觉地走出了这种时代局限性,否则,日后的一系列书法美学成果也就无法酝酿成熟,我们也就看不到论集中的美学卷频频闪现独到思想了。

虑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万宝君从事书学研究本来打算只专攻书法美学一门,其他概不涉及,以免精力分散什么也写不好。但在研究展开过程中,他还是经不住“史”的诱惑,更摆脱不了“史”的纠结,毕竟,“论”不能百分之百地自说自道,有时必得通过“史”的检验、寻求“史”的支持。缘于此,他一边把主要精力用之于书法美学研究,一边又坚持阅读有关书法史学著述。至于对书法史学的探讨,开始时他只选择了一个很小的“点”,这就是关于1965年以来的兰亭论辨研究。兰亭论辨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万宝君之前还很少有人成系统地关注过,这显然体现了他志在“填补空白”的学术理念。在万宝君看来,断代史研究也好、通史研究也好、书家个案研究也好,虽然不乏深入之空间,但介入的人太多了,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没有卓尔不群的治史能力,决难推出有价值的新成果来。也许,万宝君的个性化抉择感动了冥冥中的上天,2005年初万宝君幸运地调到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当初的小小偶涉,竟变成他今天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有了论集之五《兰亭学探要》的收获。

万宝君偶尔介入书法史学研究,兰亭论辨只是其中一个支“点”,

除此,还有另外两个支“点”,即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回顾(今收入《书法美的现代阐释》)与20世纪整个书法理论研究回顾(今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

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回顾,显然是万宝君从事书法美学研究的合理延伸。我们知道,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得了解该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否则,就会瞎忙乎:自己费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东西原来早被人家谈过,而且人家谈的比自己还要深刻得多。当然这种了解不一定都要写成文章。万宝君将这种了解写成了文章,目的无非想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凝固”下来,既方便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有个参照,又方便他人开展同类研究有个参照。得力于从事书法美学研究养成的宏观统摄之习惯,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首先来了个鸟瞰式把握,认为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间的书法美学研究,主要应对当时社会精英分子大多不承认书法为一门艺术的思潮,着重阐述的是书法与其他艺术的共性,以便让书法加入“艺术”之籍。而到80年代初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人们关注的则是书法同哪些门类艺术具有相同之属性,可视为替书法找朋友,用文雅的话说就是“别类”。大约从1985年前后开始,书法美学研究出现了探讨书法独特性质的“个性化”尝试,标志是这种书法性质的界说,只能用来释读书法,而不能用来释读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因此,从“入籍”到“别类”再到“体性”,就准确勾勒了20世纪书法美学的发展轨迹。

粗线条是规律把握,要真正把握具体形态,个案分析就变得不可缺少。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宏观扫描之后,还陆续投入到一些大家书法美学思想的微观剖析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撰写的《论朱光潜的书法美学思想》、《论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李泽厚书法美学思想寻绎》、《从“抽象”说看林语堂的书法美学思想》和《走出尘封的“序言”——张荫麟书法美学思想探微》等文。这样,有宏观,有微观,读者读之自然可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产生一个清晰而立体的印象。

应陈振濂之约,万宝君相继为1993—1994年度和1995—

1996年度的《中国书画篆刻年鉴》撰写理论述评。随后,他竟由此作时间段上的前后延伸,有计划地写出了1997—1999年度、1971—1992年度、1901—1970年度的书法理论述评,等于以论文形式完成了一部详备的《20世纪书法理论史》,这对当代书法史学来说,显然是个非常难得的奉献。

2008年9月,他又应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撰写20世纪部分,这就是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正编”中的内容,与“副编”理论回顾正好合为一璧——有语境有人物、有创作有理论;有点有面、有史料有史实,精彩展示了20世纪书法的全景画面。

万宝君为人平和厚道,但并非“乡愿”,他的性格亦有嫉恶如仇一面。当他在研究、交往过程中,发现一些理论大家观点偏激悖离实际,发现一些书坛时弊严重干扰书法事业发展之后,便禁不住愤愤然拿起笔给予毫不留情的批驳与针砭。

关于理论批评,万宝君写出的重要篇目有《论书法学体系的文化困境》、《新视角·新资源·新思想——关于书法美学出路问题的三点断想》、《论刘纲纪书法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么?——就书法定位问题向熊秉明请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论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和《历史·文化·书法——〈红月亮:‘兰亭序’解读〉批判》等。这些篇目,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新尝试,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学科发展方向,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学术观点,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研究性格,不仅把握准确、驳斥得当,而且充满思辨色彩,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这里我要特别一提的,是万宝君上述驳熊秉明先生一文。20世纪80年代初,熊先生以其《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奠定了他在书法理论界的地位,其方法论亦为当代书法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自是功不可没。但其看似严密实属机械的方法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艺术。时隔不久,熊先生又别出心裁,提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而且不遗余力,在不同场合下给予

论证、演讲,好像真的发现了一个伟大真理似的。此说一出,书法界的芸芸众生几乎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超越所有行当的艺术事业。搞理论的人,更是纷纷撰文“跟进”,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者私下表示异议。万宝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写出上述驳熊先生之文,而且态度明确、直指其谬——“首先,熊先生本人的具体论证,只能推导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换言之,说‘书法代表中国文化最核心部分’亦可)的结论”、“其次,熊先生这一提法带有文字游戏性质”、“其三,熊先生的所谓‘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错误地理解了‘文化’、‘哲学’与‘书法’三者间的本来关系”,因此,“熊先生所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并不能成立”。

万宝君的书坛现状批评始于近年,由于观察之敏锐、捕捉之及时和分析之透彻,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2003年,他的《组织官僚化:21世纪书法的悲哀》一文,由《书法》(第6期)和《美术报》(6月14日)发表后,除了那些受抨击者外,书法界的上上下下,包括具有创作实力的各级书协领导人,无不为之拍手称快。2006年初,应胡传海副主编之约,为《书法》所撰《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遴选出书坛十大焦点给予一一剖解,发表(第4期)后,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曹宝麟先生立即驰函赞道:“《书法》上的大作拜读,痛快淋漓,为浮一大白。”这篇文章长达20000余言,点击了当年书坛几乎所有敏感问题或事件,比如公正评选问题、书坛名头问题、活人编自己年谱问题、活人建自己艺术馆问题、报刊收取版面费问题、书协换届事件、启功是否“国学大师”问题、批评有效性问题、名家书法提名展事件、“大师”题字事件、名流“另面人生”问题和“艺术书法”展览事件等。对万宝君的一系列辨析及其见解,我也基本表示赞同。而且,我以为,当代书坛太需要像万宝君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激浊扬清,否则,书坛真的没有希望可言了。

不久前,万宝君坦诚相告,书法美学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很难再深入下去,加之时下主持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于是决定改变以前

主攻书法美学兼及其他的做法，而代之以主攻兰亭学研究和当代书坛现状批评再兼及其他的努力方向。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万宝君一面做着艰辛的文献整理（他已主编一部三卷本的大型资料集成《兰亭学文献汇览》，总字数300余万言，目前正在充实、校对之中），一面又冷静地观察着当代书坛潜存着的各种时弊。继《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这篇带有“集束炸弹”性质的文章投放书坛之后，2006年下半年以来，他又连续撰写了数篇针对书坛时弊的批评文章，其中以《走出误区 重铸辉煌——给安徽书坛的几点建议》、《关于书学讨论会的主题及其他》、《头衔·笔名·通稿——读季羨林〈在病中〉随感》和《权术改写历史——当代书协组织“去功能化”走势透析》最为时人津津乐道。这几篇文章，有的是应编辑朋友之约而写，所以很快就见诸报端了；有的则因有关报刊改变发稿方针，而无法及时同读者见面，无奈，万宝君只得将它们先放到有关书法网上展示，如今皆收入万宝君的书学论集《当代书坛批判》卷中，读者自可尽情翻阅。

读万宝君的书法批评文章，我还感到，他的批评态度端正、批评目的健康。首先，没有一篇文章是为了泄私愤，是为了哗众取宠，它们坚持的都是学术立场，不管什么问题皆能抱着理性、审慎的态度去加以解剖，虽爱憎分明，但绝无乱挥棍棒之嫌。再者，他的每篇批评文章发表时署的都是真名，从不用笔名，以示敢于承担责任，这点尤为难得。

万宝君因疏于外语，失去读研深造的机会，每念及此，我都不免一番感叹。让我欣慰的是，他能不向命运低头，醉心书论，勤奋笔耕，在非学术环境下托出了无愧当代书学的一连串成果。万宝君平时读书面广，知识丰富，加之擅长思辨，故不下笔则已，一下笔便有汨汨其来、源源不竭之势。想写、会写、勤写，这自然令人羡慕，但我想提请万宝君注意的是，从事学术研究不同于写畅销书，在控制速度的同时，更要控制数量，决不可“下笔不能自休”（这在晋朝大才子陆机那里尚以为病哩）。而今，万宝君正当盛年，我于万宝君有厚望焉！

序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仲明

情谊真挚、心灵相通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

“富易妻，贵易友”之古语，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屡屡应验。昔日常常走动的所谓“朋友”彼此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一个教书的布衣，有谁愿意与你过从依然呢？十年前，我易斋名为“若水庐”，意在告诫自己，持心静若秋水之态，在世风日下的社会，守得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世界多变，我心依然！

中国的孤独者常用“事不如意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来慰藉孤独的心灵，其中既有孤独者的哀叹，又有中国人骨子里驱之不去的阿Q心态。但此语中隐喻的某种人生哲理却是深刻的。好清静、喜独处、寻求心灵洁净而带有理想主义的文人，只想成为天国的臣民而不在乎俗世的绿卡。在世俗的现实中，面对市侩社会的巨大惯性，具有理想主义的文人，正应了周晓枫先生一句戏言：“理想主义者就是让自己始终过得理想的主义。”

被人尊称为布衣的孙犁先生，将东方朔的四句妙言“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抄录在纸当作座右铭，日日诵习之，事事效行之。为此，他尽量逃避一切应酬往来，远离尘嚣，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俨然成了一个现代隐儒。晋人王康琚诗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今人“布衣孙犁”和这位晋人是把隐于闹市者当作

高远境界的。我等虽不才,将晋人王康琚的诗句和今人“布衣孙犁”的行为奉若楷模,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确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狷傲而又孤独的心灵而言,具有深刻思想的书籍是最好的心灵之友。

万籁俱寂,潜心读书,读到精彩处,蓦然击节叫好。字里行间透射出的思想闪光点,与读书人的思想在心灵深处碰撞出火花。此等火花,会使人如醍醐灌顶而恍然彻悟。在近些年静寂的书的世界里,我交了不少从未晤面的有着深刻思想的好朋友。

最早是从邮购的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书法研究》知道毛万宝其人的。后来,一家杂志召开某书家作品座谈会,毛万宝负责座谈会的录音和整理。那类所谓作品座谈会,实质上是作品捧场会,张三说好,李四说妙,王五喊巧,就是没人说糟糕。我也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得以和万宝先生认识。说破了,就是我也当了一次无聊的吹鼓手。数年时光过去,那位被“座谈”的书家经过持之不懈满脸堆笑般地奔波与操作,终于如愿以偿荣登书官的权力座椅。“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用这句话来检测一下书坛官场的众生图,高贵与卑鄙亦昭昭然。“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一阔,脸就变”,当年被“座谈”的书家如今显然是“阔”了,脸色和架势也与时俱进地变了起来。

这类各路人物聚在一起的作品“座谈会”,是远离具有批评色彩的“座谈”的,我和毛万宝都是这类模式“座谈”的参与者,是丧失独立思考 and 文人风骨的应酬式的捧场——甚至是吹捧。20世纪末直至今天,这种模式颇为流行。如果说,这种无聊的吹捧也算书坛的一股浊流的话,无疑参与者都是难避其嫌的。

今年,万宝先生寄来他的书法批评文集样稿,我细细读了一通。对于今日的万宝先生,真当刮目相看也。今日的万宝先生,已不是当年参与捧场式“座谈”的万宝了。

何谓批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条:一、指出优点和缺点,

评论好坏;二、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在文艺界“文艺批评”是司空见惯之事。近些年来,文艺界批评一类的文章和著作常常用“批判”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对“批判”有三条注解:一、对错误的思想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二、批评;三、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革”的人们,对“批判”一词有望而生畏之感。其实,当今文艺界所用“批判”一词,仅是言辞犀利的批评而已。1999年11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十作家批判书》,封面上有如此鼓动性的话语:“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言辞激烈且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含义。十作家中,钱钟书首当其冲,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贾平凹、汪曾祺等皆列入其中,十位作家皆是声势显赫之名流,尽管批判文章言辞犀利,充满浓烈的火药味,可文学界依然风平浪静。

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已经被公认为思想宽容的基本准则。经过无数先哲前赴后继的不屈斗争,宽容早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成为人类生活的常识。有了宽容,诸如当众烧死布鲁诺、刑讯伽利略,乃至胡风、反右、“文革”这些历史悲剧就不会重演。中国人讲宽容,可是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实质性的宽容了吗?宽容首先就意味着承认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见解和生活方式都有存在的权利,宽容意味着社会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推行整齐划一的观念和信仰,而是允许不同的观点、信仰共存。

《十作家批判书》一书的推出,对十作家发起批判的作者在文学界并未陷入重围,说明当今的文学界尚有着伏尔泰名言式的宽容。可是,“文革”结束后渐渐复苏的书法界却是沉闷与保守的。首先,书法界的批评文章,几乎难见“批判”一词,而且批评往往限制在已经不在人世的书家的范围之内。若对在世的一些靠泡沫而造势的书家直至书官毫不留情地直点其名,采用“批判”一词加以批评和言说的话,那么具有“书法母国”之称的中国书法界,一定是掀起冲天巨澜了。首

先,书法报刊的编者不敢刊登;其次,若不小心被哪位“冒失”的编者刊登出来,那么,批判者就要承担“谩骂”和“诬陷”罪名而掉入责问的重围之中。这种令人窒息的书坛氛围,使寥寥可数的书法批评家,要么在文章里王顾左右而言他般地绕着说,要么几近沉默状。不同的思想意向,可以使人们在同一处境中分属不同的世界。虽然,沉默的大多数比言说更为真实,更为丰富,但沉默也会变化的。因为,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面对令人窒息的书坛批评氛围,书法界需要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的猛士。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万宝先生著作中言辞犀利、思想深刻的《组织官僚化:21世纪书法的悲哀》一文,与1994年参与某书家作品“座谈”的万宝先生,无疑是判若两人了。自古至今,书法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门类,用书法家协会加以操作与控制,确是前所未有的。协会虽说半官方,其实质却是官方的。因为组织、人员以及经费的设置,皆由政府定夺,而政府财政下拨的经费,是从纳税人上缴的税费中划拨的。官方的书法家协会和民间的协会泾渭分明,泱泱书法大国的国人和书家无不心知肚明。由书法家协会操控的展览尽管黑色泡沫多多,可依然声势赫然,充塞于市。在现有体制之内,由官方协会操控的展览入选和获奖,对于一些人,具有任何其他展览不能取代的特殊作用。那些惯于蝇营狗苟、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徒,就是靠着书协举办的书法展览捞取名声继而一路顺风、升官发财的。

书官体制的设立,使书坛一些人物追官逐权的意识空前膨胀起来。可是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政府,其影响的好坏,决不是靠某些官员的人为控制,主要是来源于民主化程度、法治化程度,来源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来源于现实政治的透明度,我们应该尊崇的是制度理性,而不是相反。尽管万宝先生这篇入木三分、切中要害的文章震撼了具有正义感的读者,可那些荣登权力座椅的书官会不会坐立不安呢?万宝先生这篇文章尽管切中时弊,可书官们依然“风光无限”,国情使然,环境使然。书斋中正直善良的一介书生的呐喊有用吗?书生

的呐喊根本动不了书法官僚的半根毫毛,走上批评之路的万宝是否会呐喊依旧呢?

德国作家思塞说过:“作家是读取周围世界之良心状态的指针和地震仪。”作家如此,批评家,具有批判意识的批评家更应如此。万宝先生在文章中呐喊:“书协组织的官僚化现象,为新世纪的书法发展蒙上不祥阴影,唯望书法界的有志之士有所警醒,并给予有力遏制,尽快让新世纪的书法不再为之悲哀!”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书法依然悲哀着!国人依然悲哀着!

李国文先生说:“中国人不信上帝,但喜欢造神,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识界也难能免俗。隔三差五,总是要撒泡尿,和点泥,捏两尊菩萨出来,自己磕头,还要别人跟着作揖,这种煞有其事的表演,实在够滑稽的。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某公反右时一气之下跳楼身亡,如果某老在干校时撞电线杆自杀,会有泣血稽顙的推崇者,在今天加诸其身的哀荣吗?”睁眼看看今日书坛,造神的现象更是甚嚣尘上。书法界捏造的“菩萨”现象是:书官成了“著名书法家”,大书官成了泡沫式的“大书法家”,即使是满纸鬼画符的书法垃圾,也成了蒙骗国人的超级精品了。因为有着官方色彩,也就有着更大的欺骗性和蒙蔽性。本来“官大学问大,官大名气大”的封建专制陋习早就应该进入垃圾堆了,然而,20世纪末直至21世纪初的中国,未肯收尽余寒。但我坚信,孙过庭《书谱》中“凭附增价,身谢道衰”之言会在那类泡沫式的书官身上应验的。

历来大思想家出在民间,历来大艺术家往往也出在民间。

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思想者以及真正的艺术追求者,往往都是持“偏见”的孤独者。

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徐悲鸿,写过一副对联,联语是“独持偏

见,一意孤行”。成就大器的徐悲鸿倔傲的个人意志和性格卓然磊落。另一位南京草书大家林散之,外表温和敦厚,可骨子里却是坚韧与孤傲并存的清高。我书写过一副八尺“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对联,所附跋语是:“徐悲鸿曾用此联语,林散之虽未出此直露之言,然其一生亦默守此准则。吾以一言概之,此乃悲鸿话语,散之精神。我等布衣,亦当奉此念。”林散之老人生于1898年,一生苦苦寻求书法艺术的真谛,直到1973年,其草书艺术的高远境界才初为国人所知,而他已经默默地走过人生76个岁月了。林散之艺术生活的主要年代是没有书法家协会操作与控制的年代,因此,书法家林散之也是属于民间的。没有林散之骨子里的“偏见”、孤傲和坚韧,就没有成就大器的书家林散之先生。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思想者、艺术者都是孤独的。

远离尘嚣、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里的我,将好多年前《读者》杂志封底的一张罗丹雕塑图片《思想者》,用数码写真放大至一米,怀着虔诚之心将它嵌入镜框。在黑色而凝重的镜框前板的映衬下,这位让地球上所有思想求索者敬重的托颌沉思的思想者,天天陪伴着我。我似乎孤独着,可是我又似乎并不孤独。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从奴隶到人的主要转变就是人的独立。可在中国沉重的传统氛围中,做一个独立的人,难于上青天。”这几年,我对鲁迅、李敖、柏杨以及具有深刻社会思想批判的著述读之甚多,所以对万宝先生文集里这类带有批判思想的文章读得较为专注,从他著述的一系列批评文章来看,他是循着求索者的思想足迹前行的。这本批评文集,对书法界的诸多现象提出批评,涉及面甚宽,对沈尹默、刘纲纪、宗白华等人的书法或书论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文章中所言,是他思想的心迹。对这些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章,我不想作过多的评述。我认为,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者,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便可自成一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按照外国人的说法,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面目殊异的哈姆雷特。对于万宝先生即将面世的书法批评文集,当然也要听凭读者诸君

自由论说。

2004年4月26日《书法报》曾刊登旅美学者白谦慎《网上问答录》，其中说道：“应该建立比较公平的学术观念和学术制度，就是说，你的学术研究好，我就承认你的成绩，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安排。让有才华的人能够到其位，尽其才。打个比方，如果我是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我就会聘请曹宝麟和穆棣到馆里任职；如果我是一个美术院校的校长，我会聘请潘良桢去当能带博士生的教授。”我觉得应该再加一句——“如果大学传授书法美学和书法批评，就聘请毛万宝当教授。”作为在高校执教鞭近二十年的教书者，我觉得万宝先生当之无愧。遗憾的是，体制所限，我仅是教书的一介布衣，有此见识而无此权力，说了也白说，所以万宝先生只能继续蛰居六安一隅执著于自己的思想之中了。

万宝先生沿着思想之旅不知疲倦地跋涉着，我真诚地期盼——随着岁月的磨洗，万宝先生的思想能日渐走向更加深刻的境界！

2004年10月于金陵若水庐